

争棋无名局

——评俄编《苏联文学史》十年三变

李明滨

八十年代以来,苏联文学界就不断呼吁“重写文学史”,并且付诸行动。过去,由于政策的失误,一些重要的作家被埋没了,未能垂名青史,也影响到文学史的总体评价。大量钩沉、彻底平反的结果,导致了文学史的完全改观。变化的过程虽然充满剧烈的争论、争吵和对抗,但趋势却是“重写”。高校的文学史教材,从1986年到1995年已经达到十年三变。在文学史的分期、重点作家的选择、文学创作方法的界定和流派的分类,以及文学史书的体例诸方面都有一系列重大的修改。

重点作家的选择一项,变化最为明显,也很能说明问题,可以作为例证。

苏联教育部部颁高校通用的苏联文学史教科书(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维霍采夫主编、多位名教授集体编撰的《俄罗斯苏联文学史》),从1970年初版,几年内曾一再重版,但在1986年印了最后一版之后,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该书设立专章详写的重点作家有22人,大多数都是我国者过去所熟悉的。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大学修订出版的同一门课程教学大纲,重点作家的总人数大体维持原数量,仅降为21人;但人选已有大变动,具体为:

一、保留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家8人: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阿·托尔斯泰、列昂

诺夫、肖洛霍夫、特瓦尔多夫斯基、普里什文。

二、去掉12人:别德内依、富尔曼诺夫、绥拉菲摩维奇、特列尼约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马卡连科、伊萨科夫斯基、维什涅夫斯基、革拉特科夫、普罗科菲耶夫、吉供诺夫和包戈廷。

还有2人存疑,即法捷耶夫和费定。据主持制定大纲的系主任伊·费·沃尔科夫教授在1989年第1期的《莫斯科大学学报》著文说明,因为教研室对此争论激烈,相持不下,留待编书时再定。后来还是删去了,因而实际去掉的是14人。

据编者说明,去掉的作家并非完全排斥之意,仅仅是一种降格对待,因为写过一两部经典之作的人不一定都能列入经典作家。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

三、新增13人: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阿勃拉莫夫、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以及扎米亚京、曼德尔什塔姆、施瓦尔茨、特里丰诺夫和索尔仁尼琴。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维持不变的部分8人,只占三分之一强,而大半部分作家已换上新人。其中相当多的名字在我国还很不熟悉。然而,据此大纲编写的教材还未及完成,又遇上苏联解体这样的大转折。其结果,一切还得再变。

1993年我去莫斯科大学高访,赶上他们正在酝酿第三次大变。我便抓紧机会参加教研室讨论,作比较深入的了解。新制定的教学大纲变化更大,已经反映不出旧教科书的面目了。它预定1994年出版,从今年开始付诸实施。

就重点作家这一项来看,虽然在1990年大纲中保留的那8位作家仍维持不动,但由于新大纲把重点作家的总数剧增至56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讲授,其中有的作家创作的时间持续长,分布在两个阶段。这样,重复的有5人,实际数目为51人),因而同旧教科书作对比,稳定不变的部分在总数中所占据比例已经很小,不到六分之一。何况这一部分维持不变的作家,在具体创作、作品和对作家本人的评价上也都有了变化。

至于新大纲所增选的一大批作家,尽管编者申明主要考虑他们创作的特点,但实际上还是照顾到这几部分人:

一是本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流派——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或称文学先锋派。它们以前被斥为“颓废派”,看作文学的没落;如今则奉为“白银时代”的标志,认为是仅次于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显示了文学的再一次发达。所以选人梅烈日科夫斯基、勃留索夫、吉皮乌斯、巴尔蒙特、梭罗古勃、布洛克、别雷、维·伊万诺夫、库兹明、古米略夫、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斯塔姆、格·伊万诺夫、赫列勃尼科夫,以及兼具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特点的扎依采夫、安德烈耶夫、列米佐夫。

二是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压抑的作家,带有彻底平反、恢复其文学史上地位的意思,故而有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的升格。

三是流亡国外或被驱逐出境的几代侨民作家,从已故的布宁(蒲宁)、阿维尔钦科、苔菲、乔尔内,到现今仍在海外活动的索尔仁尼琴。过去谴责其中一些人反共、反苏,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现在把他们一些人归入批判现实主义,说是对苏联现实的暴露和批判。由此可以看到人们观念的变化,其评价和选择作家的标准已经

有了根本的改变。

四是一批现实主义的作家,不论其是否依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创作,只要是现实主义的,甚至浪漫主义的,均加以选择。既有库普林、绥拉菲莫维奇、魏列萨耶夫、施麦廖夫、克留耶夫、沃洛申、霍达谢维奇,也有施瓦尔茨等。特别在当代文学中选有现实主义各种倾向的代表8人,颇为引人注目,其中就有当代的名家特里丰诺夫、阿勃拉莫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舒克申和万比洛夫等6人(其他2人为特瓦尔多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

新大纲的出台,表明在当前的形势下,虽然由于联盟解体、社会动荡、经济困难等一系列客观条件的影响,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人心不定;但仍然有一批学者认真、严肃地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他们力图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新出现的问题给予答复,或作出反映。这是俄国学者的一种学术责任感,值得加以肯定。同时学者们抱着热情对待的心态,对于报刊、读者和社会的反映予以热烈呼应,而不是固步自封,置若罔闻,这也是一种进展,是对于前一阶段文学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六、七十年代以来,苏联社会已经对于文学史只收录一种流派的文学感到不满足,所以学界提出来用三种范畴来囊括丰富的文学现象。第一种范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属于精干和核心的部分。第二种是社会主义文学,指凡在苏联境内创作、属于社会主义的都予以承认,不必一定是现实主义。这已经比核心部分扩大了一圈,可以容纳更多的作家。第三种把圈子扩得更大,称为苏联俄罗斯文学,或俄语文学,即不仅指其国境之内,而是包揽所有境外的苏俄侨民和用俄语创作的文学。如今从新大纲来看,则在地域上包括了境内外俄国人的创作,在流派和类型上尽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所有文学创作。其做法可谓“兼容并收”,达到丰富多彩的地步。

从这里可以看到俄国社会思想界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有人似乎要竭力否定苏联文学,好像它还不如西方的文学;另一方面又有人在尽量

搜寻俄苏文学的成就，犹如在证明它的“伟大”，因而凡是足以说明这个文学的资料统统收集起来，一点也舍不得抛弃。我觉得这里恰巧有现今他们国内“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争的曲折反映。

无论如何，新大纲还是比旧的教科书更能反映文学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它比旧教科书还是前进了一步。

但是新大纲在选择重点作家上也显出其无法克服的矛盾。

重点作家选择上存在人数多和少的矛盾。如果说过去选得偏少，那么现在则失之过多。新增的这一大批作家在我国还很不熟悉，有的人甚至作品还没有译介过来，一时还难以判断。但从该校教研室的讨论中已经可以感到，其中也许可能分成三类。一是确有贡献、很有特色的大作家，受到一致肯定，理应加以重点突出；二是创作水平未必很高，仅够得上苏联一般作家的标准，只是由于当前“翻案”的浪潮将其推了出来，使其作品重见天日。这样的作家当然应该注意，应给予公正的评价，但从长远来看未必会在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三是思想政治倾向不好，本国国内就有争议，有的人仍持保留意见，不过在当前的潮流下不说出来罢了。然而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轻重难分，所谓“重点”也不明显了。

这又牵涉到选择标准多元化的矛盾。尽管编者考虑要照顾到各种流派，但各流派代表人数的多密，实际上难于掌握平衡，况且只重艺术流派和风格而不顾思想，也背离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俄罗斯文学历来是重视教化作用的。对它来说，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行，以及怎样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去进行的问题。现在把一些艺术上过得去而教化作用很强的作家压下去，高抬出另一些教化作用不强而艺术上未必有广泛群众性的作家，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

倘若从流派来看，也有主潮文学和非主潮文学的矛盾。在历史上，俄罗斯文学长期以现实主义为主潮，在现实中，苏联文学也是以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在新大纲中改名为“社会肯定倾向的现实主义”）为主潮，不管它是当年有意的提倡、扶持，还是文学发展自身争得的地位，但终究是历史事实。因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人们的接受程度来考察，都不宜把各流派等量齐观，人数的确定当然也应与各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相适应。新大纲在这方面倒是有所侧重，没有完全忽略，不过多少还有主次不分之感。

与此相关的，还有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不一致的矛盾。二者有互相一致的一面，但不一致的情况也很常见。那些过去“被搁置起来”的作品，现在重新发表，文学水平虽然高，但在文学史上并未起过作用；相反一些被删去的作品现在看来文学价值不见得高，但在文学史上却起过重大的作用。这两种情况如何入史和如何平衡，新发表“被搁置的”旧作品由于在文学史上未发生过作用，在分期上应如何归属也成问题；更不要说有些作品也许在当年发表出来可算得上有水平，拖到今日才面世，与当代作家作品平列已相形见拙，就有如何加以评价的问题。

所有这些矛盾中，最突出的恐怕是流派罗列得多而来不及加以逐个分析评价的问题。在前期，有“现实主义及其各种形态”，内分：旧批判现实主义、“星期三”和“知识出版社”派、“新的社会历史思潮”（实指高尔基等新类型的现实主义）、讽刺文学、“新农民”和“无产阶级”文学、工人诗人等；现代主义又细分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象征主义、年轻一代的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文学先锋；还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原则相结合的”；以及“诗歌中的新古典主义倾向”等。进入中期和后期，又增加了“浪漫主义”等；而“现实主义”一项，为了回避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评论，改用了一套新的分类名称，即“古典现实主义传统”（或“社会批判的现实主义”，实指批判现实主义）、“社会肯定的现实主义”（实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综合型的现实主义”三种。

其中，关于“社会肯定的现实主义”在大纲中前后就有多达四种名称，或“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或“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或“社会肯定的现实主义”，或“批判兼肯定的现实主义”。苏联文学创作的客观历史进程自从五十年代初期，即“解冻”文学以后，突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规范，走上了一条主题、题材、风格和艺术的手法多样化的道路。从此也引发了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理论及创作实践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论者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得失、优劣，甚至肯定或否定，都可以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对于这种文学现象存在了七十多年的史实却是无法否认的，自然也就出现了赋予它的各种称呼。多种名称的流行久已存在，也不足为奇。可是大纲采用罗列的办法就显出了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对这个文艺理论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推而广之，对整个文学史各个时期列出的那么多流派，也缺乏精当的具体分析和解释。而这一点对于一部稳定的教科书来说，恰巧是非常必要、不可或缺的。

同时评价文学和作家作品的标准，历来都有思想标准和艺术校准的关系问题。现在大纲突出了艺术流派和风格方面的叙写，把思想标准搁置起来，虽是受其社会大变化所决定的（被宣告不要社会主义，而要变成资本主义了）。但在思想界，此项标准的掌握恐怕不会就此下定论。

顺便一提，由于苏联的解体，与“苏联”两字有关的统统无法再提了。本来“苏联文学”通常就有两层含义。一层指十月革命后逐渐形成的在思想性和基本创作方法上有别于革命前旧文学的新文学，亦称“苏维埃文学”，即苏联时期的文学。另一层意义指十月革命后发展起来的苏联多民族的文学。其中有不少民族作家是用俄语创作并且著名于世的，如艾特马托夫（吉尔吉斯）、贝科夫（白俄罗斯）等。如若这一部分丰富多彩的文学随着苏联解体而“抛弃”，岂不可惜；

按俄国学者的心态，不但不会抛弃，而且相反，要竭力加以收录，以说明其成就。为此，在俄国、包括莫斯科大学在内的高校都另开出一门课——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史，把俄罗斯以外前苏联现各独立国家中用俄语创作的文学都加以包容。此即“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名称的由来（从苏联解体时即已有之），有人竟说这个新名称是一种创新。其实，与其说它是创新，不如说是出于无奈。

同理，新大纲的课程名称改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而不再是《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我想也可以作如此的评论。

回顾这门课程十年三变的历程，可以看出它是急于适应形势的变化，为要跟随社会思潮的动向而作出反应，难免显得匆忙，仿佛仅要争到一时的胜券，以占风气之先（使它避免“守旧”之嫌，不会受到谴责），然而缺乏深思熟虑，遗留下许多矛盾和问题。犹如弈棋，如果是比赛，特别在争棋时，只为了决胜，自然顾不得作多方面考虑，在棋艺上不能从容不迫，充分展示其精湛和模范。所以通常都说：“争棋无名局”，它是人不了棋谱的。

据我粗浅的认识，按照新大纲所编出的教材还有可能再改，暂时做不到稳定。

参考文献：

- ① 维霍采夫主编：《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第四版，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6年。
- ② 绍申著：《苏联各民族的文学》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82年。
- ③ 《〈苏联文学史〉课程大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90年。
- ④ 《〈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课程大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94年。
- ⑤ 伊·费·沃尔科夫：《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教科书编写原则》，《莫斯科大学学报》（语文版），1989年，第1期，第3—7页。
- ⑥ 德·马尔科夫：《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文学问题》，1988年，第3期。